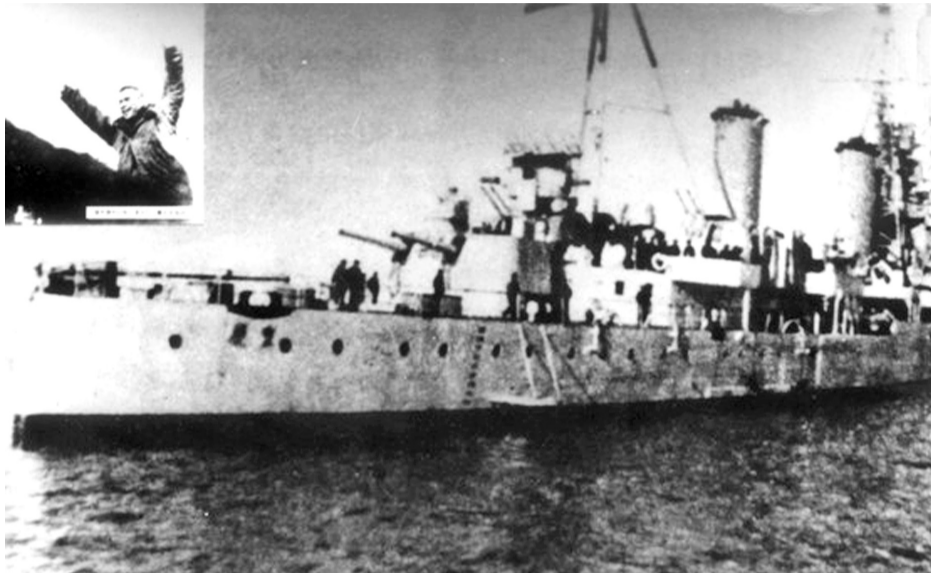


我学会的第一首歌

【南通】周玉甫



在渡江战役的隆隆炮火声中,在白马庙宣告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海军。人民海军的诞生,开创了中国人民保卫海疆的新纪元。图为起义的“重庆”号巡洋舰。

亲历

我们那个只有20来户人家的小村庄——周家荡(今广陵镇马庄村四组),地处靖江、黄桥之间,南距八圩20多公里。1949年清明节刚过,忽然来了近百个外乡人,分住各家。我家比较宽敞些,领住了8人。他们都是推着小车,挑着行李、扛着担架进村的。烧煮借农家锅灶,晚上在堂屋里打个地铺,早上再卷起被席。因经受多年战争的苦难,解放战争爆发后,我父亲就与村里几个青壮年一起逃亡到外地避难(父亲落脚江阴一座寺庙当伙夫),家里就剩下祖母、母亲和我们兄妹三个(我是老大)。日子过得非常艰苦,又逢青黄不接的春天,一日三餐,靠山芋、胡萝卜、野菜、榆树叶活命。因乡里唯一的一所小学被国民党反动派拆去到黄桥建造防共工事,已经9岁的我与其他适龄入学儿童一样,不得不辍学在家。而一下子来了这么多客人,寂寞寒酸的小户人家顿时热闹活跃起来。母亲对我说:“他们是支援前线帮助打仗的民工,暂时住在家里,没几天就要走的。”一位操外乡口音的老奶奶晚上和我祖母睡在一起,说是兴化人,不放心儿子,跟着出来的。还有的民工来自大丰、盐城等地,都是经上级组织挑选来的。

他们一来到就与我们亲热、融和起来。他们开饭比我们农家早,所以一开锅,总要先盛一大碗给我们,有时还拉着我们小孩和他们坐在一起,边吃便聊。祖母和母亲不准我们吃他们的,说我们多吃了,伯伯叔叔就少吃了,他们任务重,不吃饱肚子不能训练呵。他们的生活也很艰苦,早晚都是盐炒黄豆喝稀饭,中午是咸菜拌小米饭或粗粳米饭,但他们个个精神饱满,朝气蓬勃。每天蒙蒙亮就起身集合,出操。那粗犷雄浑的口号声、歌唱声,震撼长空,打破小村的宁静寂寞,令我们小孩振奋不已。

他们演唱的歌曲有《团结就是力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解放区的天》等,但有一首是他们每天必唱的,歌词是:“前方打,后方帮,飞机来了不着慌。到前方,抬伤员,希望同志们要出劲。你一肩,我一肩,爱护伤员最要紧。跑得快,走得稳,转弯抹角要当心。”(副歌)吭哟吭哟—吭哟吭哟,吭哟吭哟—吭哟吭哟。

这是我童年学唱的第一首歌曲,也是后来最爱唱的歌曲之一。几十年来为寻找它的原创歌曲,我查阅

过大量历史资料(包括现在的网络),都未能找到。不久前回老家采访了几位上了年纪的乡亲,通过大伙的回忆,我记录下词谱。记不得歌名,姑且叫它《民工渡江歌》。

民工们除了集训、开会、学习之外,就是帮助群众劳动干活。我家那时最缺乏劳动力,他们每天都帮我担水挑粪、翻地种菜、修树劈柴。烧了我们家的柴草,都按斤两给钱。他们中人才齐全,有五匠,有干部,也有知识分子,能文能武,各显其能。会织布的帮我家织布,会瓦工的帮我家刷瓦砌墙,会木工的帮我家打桌凳、修农具……主动找活干,跟自家人一样。有文化的在村里搞宣传,写标语。其中要算我家东山墙上的那条用白石灰水书写的10个行楷大字“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最为突出,每个字写得有小方桌那么大,几十米外都能看得一清二楚。我家紧靠大路边,来往行人多,宣传效果特别好。60多年过去了,老年人回忆往事时,这条标语依然记忆犹新。

开始,祖母对这些不速之客还存有介意,可几天下来不仅放了心,而且视如亲人。这与一年前国民党还乡团下来抢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就在一年前,驻在黄桥的国民党军队经常下乡糟蹋百姓。一次我家遭遇了空前的洗劫,油盐米面不算,家具衣物不计,连我祖母和叔祖母两人的寿材木料(32根杉木)也被抢走了,所以一提到国民党军队,我们家又怕又恨。这次来的民工队,虽然相处时间不长,却给我们留下这么好的印象,这是祖母和母亲预先没有料到的。我们不知他们何时离开,他们自己也不知何时出发。忽然一天的半夜,上级紧急命令,集合出发。我们全家闻讯立刻起床,见他们整装迅速,说走就走,容不得话别几句就离开了。我们全家站在门口,含着热泪听着吱吱的小车声渐渐地消失,看着一字排开的人影慢慢地融入夜幕。隔了一天,听到八圩的大炮声响了,家人们对我说,伯伯们过江了,祝他们一路顺风,平安渡江。这就是1949年4月21日,在毛主席的一声号令下,“百万雄师过大江”,从此结束了国民党在大陆22年的统治。

电话变迁

【泰兴】叶匡新、薛景林

曾记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上小学的我常看见野外劳作的电话外线工,渴望长大也能当名外线工人,初中毕业后我如愿以偿。几十年来,我的亲身工作经历见证了泰兴电信事业的发展、壮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泰兴只有30门电话小总机,1958年实现各公社间通电话,企事业电话安装应运而生,乡镇级邮电所普遍装上小总机。上世纪60年代实施载波化相对解决了通信电路紧张矛盾。再后来通信业生出了极大破坏,直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全县通信状况仍很落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新征程,我国的固定电话发展呈剧升态势,话机走进寻常百姓家成为发家致富的工具。“要想奔小康,先把电话装,”这是上世纪90年代老百姓的亲身感受。大力发展程控电话成为上世纪末泰兴现代化通信发展方向,为创建“电话小康村、乡、镇”“电话市”创造了条件。为促进泰

兴经济振兴和对外开放,1992年3月泰兴邮电局开通引进的六千门程控电话交换机;1995年12月17日与泰州地区电话并网,联网后的电话号码由六位升为七位,乃至后来升为八位。在改革开放春风的沐浴下,泰兴固话普及、发展进入黄金期:2002年春达到30.48万户,入户率74.93%,每百人拥有固话23.73部。2007年全市又实现了村村通宽带,满足了农村信息化的需求。在继续发展固话、PP机、小灵通之后,全市进一步加大宽带、互联网的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扩大网络规模及覆盖面。如今手机普及率迅猛提升,2018年7月,由国人(江苏)投资7亿元,上马的智能商务手机生产项目落户泰兴。

改革开放40年,今天的泰兴,多媒体信息技术在国民经济各领域广泛使用,成为新一轮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它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改变着泰兴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

记忆

高港庙宇

【高港】陈宏康

我的童年时代是在泰州高港区口岸镇度过的,由于儿童时代记忆力特强的缘故,所以儿时整个高港的旧地图特别是口岸镇的旧貌在我的脑海中一直挥抹不掉,这当中记忆最深的当数众多的庙宇和祠堂。因为我的小学、初中阶段的教育都是在口岸的庙宇、祠堂里完成的。

当时口岸镇的庙宇虽经战火毁坏但仍旧很多,童年记忆中就有大殿寺、三官殿、都天庙、武庙、城隍庙、小南海、土地庙、姚家祠堂、白马庙、岳王庙……

我的幼稚园和小学一年级阶段是在都天庙里度过的,时值新中国成立不久的1951年,记忆中都天庙就在现今五一桥西北不远处,大门朝东的学校一进门面迎面就是座木制滑梯,当时口岸镇用于婚嫁的轿子就停在学校院子里,我经常看到轿夫们抬着轿子与现今口岸中心小学白马庙旧址内的白果树一模一样。庙殿的南面简易庙堂平房就是教室,印象最深的是老师很严厉,动不动就用戒尺打你的手掌,你哪怕在校园里跑快一点就可能遭到沉重的戒尺打手心,打过手手心又红又痛。

那时的童年充满了许多愚昧无知和迷信的事,小同学们相互传着老白果树旁有着鬼神白胡子老头儿出没,吓得小同学们白天上厕所都提心吊胆,厕所的尿桶盛装着儿童小便说是给病人喝的还能治病。我的脚面不小心被划破有人说赶紧到后面庙殿的香炉里抓把灰盖上,至今脚面上的一寸长的疤痕仍在,但无法判断究竟是香灰涂抹好的还是自愈的。都天庙的东面和南面就是当时口岸镇的农贸市场,口岸人称为“小菜儿场”,每天上午市场里人头攒动、摩肩接踵,甚是繁荣。

我小学二年级至四年级是在姚家祠堂里读的,记忆中该祠堂在老的庆元街东头,它的西边有口岸当时唯一的银行。记得在学校东面我看到的汽车竟然还用木炭作燃料。记得我最奢侈的花费是我拿着一百块钱(相当于现在的一分钱)去学校对面的申义隆酱园店买了一颗糖醋蒜头。祠堂的山墙上用石灰涂写着“健康第一”四个大字,每天早晨我们就在山墙旁的空地上做着早操。

五、六年级又移到白马庙即现今的口岸中心小学旧址学习,班主任老师名江涛,他是个博学多才的知识人,1955年我清楚记得他就说现在的科技可以坐在家看电影,就是说当时就有了电视。以后才知道,江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曾当过口岸镇镇长,他在口岸镇大观园浴室旁一个小门面里扎卖丧葬花圈。

印象中江涛应该算得上是一位书法家,他的毛笔书法水平相当了得,我以为当时在泰州那一方无人能出其右。我经常在他的书写的条幅跟前注目,我高中阶段就获得芜湖市中学生书法一等奖,不能说没有受到江涛老师的书法风格的熏陶。

1956年,经过考试,我被录取到口岸中学,这个中学的地址又是一个庙宇,是高港地区人人皆知的岳王庙,记得当时录取的名单是用毛笔在大红纸上书写,贴在学校朝南的大门即现今的大门东侧传达室的墙上,名曰“发榜”。

在口岸中学初中学习这个阶段,我经历了人民公社化、大搞滚珠轴承。大办钢铁、公共食堂等等非常频繁的运动,记得我用手将小铁块在磨具上用榔头慢慢敲,要将其敲成轴承中滚珠的钢珠,记得整个庆元街满街铺满了铁矿石,群众都将敲铁矿石炼钢铁当成一项政治运动。夜以继日地干,各家各户还要积极送交家中的铁器到小高炉里炼钢,小高炉群就设在现今向阳北路附近,学校还要派我们去那里踩泥巴制砖块。当时学校对学习抓得很紧,每天晚上必须去学校上晚自习。

说来真巧,接下来我到芜湖就读的高中又是一座庙宇,名曰“夫子庙”,这座庙宇至今仍保存完好,作为当时学校的图书馆的大成殿早已修旧如旧并已作为芜湖市古城建设中的一个景点。

如今,早已从大学教师的岗位上退休下来的我,第一故乡的情结依旧,经常回乡探亲观光,目睹高港自从上世纪末作为泰州市的一个行政区划以来,跟全国各地一样,日新月异,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它越来越美了。